

不知为什么，我一听腾格尔的歌就想喝酒——白酒，寻找热肠的感受。仰面喝下一杯烈酒，蹙着眉眼散发满口辣气时，酒高举着火把从喉咙飞抵丹田，整个肠子都热了，温暖感像高档音箱的乐音一样扩散。这就是听腾格尔歌声的体味。

因此我一放腾格尔的带子，就低头看床下桌上有没有酒瓶子，拎过来呷一口，非此不能行进。因为听一个人的歌，就是跟随他旅行。听了腾格尔的歌，倘若还有机会与酒一遇的话，我常常静穆而镇定了，忘记自己置身于一座室滞的大都市的旧房，惦念对面山坡的草长出来没有，牵挂拴在门前枣木柱子上那匹紫骝马。

然而我家虽然有门，但无“前”可言，出门就是楼梯，没有大气弥漫的草地、贴草地疏散的淡绿雾气和古老的勒勒车辙印。我所没有的，腾格尔的歌声次第送过来：被牛粪火熏黑的炊间的土壁，浮漾在陶罐里的牛奶，我的同胞们在油灯下金红闪亮的脸膛。

我这个城里长大的蒙古族人，按说并

不熟知牧区的事情，但血统像一条河流，随着歌声——最广泛有力的生存与文化气息——携我返回祖先的栖居地。

祖先的栖息地很辽阔啊。如今，祖先把灵魂栖居于腾格尔的嗓子或心里，让我们的目光能够穿透工业的烟雾眺望故乡。而如此，我在听腾格尔的歌饮烈性白酒的同时，提笔写点东西，便自觉这是特别适当的一件事，就如同球员踢球入网，转而举臂奔呼一样。

酒，当然是独饮，不去灯光暧昧的歌舞厅，也不喝印着外文的洋酒。在歌酒之中，我稳坐地毯中央，挺身，双手软绵绵放在膝上，咱们随着歌声往前走吧。前面是额尔古纳河，是野情谣和红浆果的小兴安岭。我的那些父兄就这样在飘忽的油灯中盘膝端坐，像一尊尊黑檀木的雕像。

然而我戒酒了，平时不忍听腾格尔的歌，怕对不起腾格尔也对不起自己。人就是这样，当文化信息渐渐淡去，以后我女儿听腾格尔的歌时，也许在喝咖啡。



菜市场里品烟火

殷剑贞

年轻时喜欢逛商场超市，在时尚新潮的衣物中流连忘返，在琳琅满目的糖果前口舌生津。现在又发现另一个解忧消愁、让人乐此不疲的好地方，那就是菜市场。

常去的一个菜摊，在煤化所院里，摊主姓梁。这里各种应季菜应有尽有，不时还能看见一些叫不来名的南方蔬菜。有人好奇地问这菜怎么做，梁师傅自然要进行或凉拌或热炒的详尽培训。见梁师傅如此热心，买菜的人也就顺手抓一把放到秤上，买回家尝个鲜。

梁师傅是个利落之人，菜摊上的各种菜摆放有序，打点得光鲜整洁。光看不买，也让人大饱眼福，心情愉悦。

离家不远的康乐街菜市场，几乎每周去一趟。那里人气很旺，一条长长的小通道，两旁挤满了蔬菜、水果、粮油、生肉等各种摊位，早上七八点就开始热闹喧哗，各种口音的大嗓门比拼着吆喝，小作坊内“滋滋”作响的油烟味扑面而来。

菜市场真是人间烟火最浓烈和最有市井气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你闻到的是生活的原味，入眼的是一日三餐的现实，平淡的日子浸染在每一样蔬菜和每一粒谷物之中。

菜市场逛多了，不知不觉就有了固定的买菜摊位。态度好的、说话风趣的、价格公道的、蔬菜新鲜的摊位前，总是围着不少老顾客。精明的摊主还会额外再送几根香菜，权当是对你惠顾的友好表示。不少摊主远远看见你过来，就会笑成一朵花：“老乡，要点啥？”“大姐，豆角便宜了，称几斤回去做焖面吧！”这么和气的态度，不买反而显得自己失礼。

走着，看着，不时蹲下身子，瞅那些沾着泥土、挂着露水的新鲜蔬菜，内心喜不自禁。各样果蔬的颜色是多么养眼啊，碧绿的黄瓜、通红的辣椒、金黄的南瓜、深紫色的茄子，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，让人爱不释手。买完回家的路上，心中盘算着各

种烹饪法。用心做好一道菜，就是对它们最高的礼遇和不辜负。

菜市场也是一个解忧场。你再瞧瞧菜市场上买菜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忧愁满面、心事重重的。被眼前如此丰富的“尤物”吸引着，满脑子浮现的都是香喷喷的菜肴，哪还会生出愤世嫉俗之感慨？菜市场上，往往两个素不相识的女人，因为互相交流做菜的方法，便像遇到故交一样热乎。

不同地方的菜市场，烟火味也不一样。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旅游，如果能有幸感受菜市场的气息，那些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，还有许多当地的特产，会让你对这座城市生出许多美好的情愫。

我曾在广州一个人逛早市。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菜放在菜农的大筐子里，叫卖声、问价声、说笑声、车铃声，热气腾腾地伴着早晨的霞光，蒸腾在每个角落。忍不住称了一斤龙眼肉，买回两个新鲜的大木瓜，还有一小袋刨过皮的洁白的荸荠。虽然还有许多想买的，想到第二天还要乘机赶往下一个城市，只好万般不舍地放回原处。在威海朋友家小住的四五年里，几乎每天一早都去楼下的菜市场。这里的菜市场弥漫着浓浓的大海气息，四五月份正是海鲜肥美的季节，菜贩们早早就将各种海鲜次第摆开。当地人会挑选那些鲜活的海产品，拎一大袋的蛤蜊或扇贝满意而去。当时樱桃上市，红紫欲滴的大樱桃非常诱人，一颗颗圆润饱满，装在筐子里一字排开，光看着，就令人心花怒放。

喜欢去菜市场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、追求美好的人。朋友得知我喜欢逛菜市场时，笑着调侃：你可真是老了！因为她早就与时俱进地在网上买菜了。可不是，即使偏远的农村，如今也有电商平台见缝插针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中，能随心所欲地逛菜市场，反倒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。

一棵舞动的树

赵雅丽

我又看见这棵树了。此刻，她就站在我的窗外，静静地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动作，偶有微风掠过，树梢轻轻摆动几下，和别的树并无二致。她在我窗外已经待了几十年，比这座楼还要年长，如今已有四五层楼高。

她，一直在我的窗外。有时，我路过窗前，不经意地扫她一眼；有时，我立在窗边，看她一会儿；有时，我对她视若无睹。无论我看与不看，她就那样经年累月，默然伫立。

此刻，我在窗里，她在窗外，就像咫尺天涯的挚友，不常联系，却互相守护，彼此牵挂。春夏秋冬，四时代序，无数次地看她，看她枝条在细雨中伸展，看她树干在微风中轻摇，看她初春时鹅黄的嫩芽转绿，看她夏日里叶片在阳光下闪光。

此时，我凝视着她，凝视她渐转枯干，渐失水分，最后的绿色树叶，停留在逐渐干硬的树杈上。抬眼望去，对面一径之隔的银杏树金黄一片，亮得晃眼，飘摇而下的黄叶散落在绿色的草地上，呈现出黄绿相间、参差错落的色彩，如油画般浓烈的色调，像一方碧绿打底、金丝挑绣的地毯，鲜艳浓密，华美绚烂。而眼前独立寒秋的她，在薄雾中倔强的身影，忽地让我回想起她曾经的鲜丽，曾经的芳华。

那一次，忘了是什么季节，只记得是个大风天。忙完手中的活儿，想放松一下，不自觉地向窗外眺望，发现她正在风中舞得起劲，便赶紧叫来旁边的同事，一起欣赏她曼妙的风姿。我俩一边看，一边夸赞：“看她舞得多美啊！”她似乎感受到了我们的注视和观赏，舞得更加欢腾、热烈，像要把所有的热情和欢欣都释放出来。那些翠绿葱茏、舞动飞扬的枝条，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首舞曲《黑头发飘起来》，飘起来，舞起来，仪态万千，恣肆欢谑，此时此刻，青春与热血，都在这一刻蓬勃劲发，无论风霜雨雪，不管电闪雷鸣，青春在尽情燃烧，生命在华美绽放。她在风中起舞的身影，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放映，每每想起，我都难以想象，一棵普普通通的树，能如此灼灼其华，熠熠生辉。

这棵树，一棵普普通通的树，一棵饱经风霜的树，一棵风中起舞的树，一棵坚守不渝的树，一棵有时被看见、时常被无视、偶尔被想起、大抵被遗忘的树。

这棵树，经历了枝叶柔婉的青春，经历了灿然葳蕤的繁华，经历了木叶纷落的静秋，终将在寒雪隆冬干枯衰萎，风华不再，韶光不再。但是，雪莱说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兰生幽谷，不为无人而不芳。这棵树，没有兰的清芬，没有松的常青，却有着她独特的生命力，坚韧谦逊，淡泊从容。虽然没有芬芳美丽的花朵，但她对生命的真诚、对生活的慎重、对美好的渴盼，深情而又执着，如我们这般普通的人，或许终其一生，都与理想相隔甚远，但谁又能否认我们生命的伟大与意义呢？想到此，我不禁心潮起伏，热泪盈眶。

或许，我们也是这样的一棵树吧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